



新兵赏花。

编者按

初夏,中蒙边境,狂风卷着沙石掠过戈壁。北部战区陆军哈日陶乐盖哨所,是新巴尔虎右旗最前沿的驻勤点。这里,到处是碎石满布的盐碱地,灰褐色是最寻常的色彩。

每年夏天,刚下连的新兵就在老兵带领下,挥镐在沙石间刨出一个个树坑,亲手栽下一棵棵杨树。以后的日子,每当新兵站在树下仰望时,总会想起老班长的话:树如人,人亦如树,只有深深扎根,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汲取力量。

一年又一年,荒原之上,铁镐还在挥动,绿

色还在延伸。官兵们种下的不只是树,更是一种守望——守望着脚下的国土,也守望着越来越好的明天。当一棵棵白杨连成绿色屏障,当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树下褪去稚嫩,这片戈壁上便有了倔强的梦想,也有了斑斓的青春。

在这座北疆哨所,坚守的颜色从来不是单调的:“戈壁褐”是来路的底色,“扎根绿”是成长的宣言,“干枝梅红”是信仰的旗帜,那些踏在脚印里、藏在树荫下、映在年轻眼眸中五彩斑斓的梦想,正一笔一画,把无悔的青春写进祖国的边陲。

声动边关

海岛上最美的“水墨画”

■裴梓淇 汪黄飞

晨光中,海岛台站的宿舍墙上,一幅水墨画透着祥和安宁的意境。

画中海岛被晨雾笼罩,浪花轻拍礁石,身着迷彩的水兵迎着朝阳,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。

这幅画,是岛上渔民林阿公送给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台站的礼物。画中的两名守岛兵,是一级上士付丙健和二级上士徐佑雄。

聊起这幅画,付丙健的思绪回到那年的台风天。深夜,巨浪封锁了海域,台站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。他赶忙披衣开门,浑身湿透的林阿公冲进来焦急地说:“家里出事了,怀孕的儿媳出现早产迹象,这种天气渔船根本无法出海……”

事不宜迟!两人立即上报,申请航空救援。挂断电话,他们冲进雨里,清理停机坪上的断枝碎石;又马不停蹄调试导航设备、对接机组,站在风雨中一遍遍与上级确认航线。

风雨渐小,救援直升机冲破云层降落。他们和渔民们一起将孕妇送上直升机,目送它起飞。不久,好消息传来:母子平安。半个月后海岛恢复通航,林阿公带着儿子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孙子,还没进家门就先到台站道谢。

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,林阿公捧着自己绘制的水墨画,再次敲开台站大门。他激动地说:“我画了几十年海岛水墨画,今天才明白,这岛上最美的颜色,是这面红旗红,是这身浪花白。”

画里是情谊满满的故事,画外的守岛青春却要面对艰苦与孤寂——补给船每半个月才来一次,遇上台风或寒潮,常常数月无法通航;岛上没有淡水,饮用水靠补给,生活用水靠雨水收集。

守岛的日子,孤寂是最难耐的滋味。随着林阿公送画上门,付丙健找到了一件对抗孤寂的“武器”。林阿公是渔

民口中的“水墨画高手”,尤其擅长画大海,付丙健入伍前也学过一段时间国画。看到林阿公精美的画作,付丙健决定向他拜师学画,还让妻子从网上买来笔、纸和临摹绘本,利用休息时间加紧自学。

林阿公的鼓励让付丙健把画画坚持成了习惯,他用手中的笔描摹着心中的水墨画:朝霞与白帆描摹着诗意,防风棚里刚露头的菜苗生长着希望,战士们伫立战位、眺望晚霞的剪影诉说着坚强……

画着画着,付丙健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思考:“这海,这山,这国旗,还有守岛兵,不就是海岛上天然的水墨画吗?我们守望海岛的每一天,就是用日复一日的坚守,给这幅画涂抹最美的色彩!”

台站的另一面墙上,挂着一幅“海岛团圆图”——那年盛夏,付丙健的妻子陈秀第一次上岛。她发现这里的艰苦远超想象:海岛未通国家电网,供电优先保障导航任务,为此,夫妻俩在家属房里再热,也舍不得开空调。

探亲的那个月,陈秀跟着丈夫升国旗、巡岛,帮忙打理菜园,一起坐在礁石上等待日落。探亲结束,下岛前,她在付丙健的指导下描绘一家人海岛团圆的时刻。

画中,一家人面朝大海手牵着手,前方是绚烂晚霞,右下角写着一行小字:“你守岛,我守你。”付丙健把画挂在林阿公的水墨画旁边,一边是家国大义,一边是小家温情。墙上的两幅画,成了守岛兵最柔软的铠甲,也是坚守海岛的底气。

又是一个清晨,朝阳跃出海面,付丙健和徐佑雄身穿笔挺常服,站在旗杆下。沐浴着阳光,五星红旗迎风升起,两人向国旗敬礼,目光坚定。海风轻轻拂过,墙上的水墨画轻轻晃动,画里画外的身影融在一起,融进了山海与晨光。



付丙健(左)和徐佑雄凝视水墨画。

黄常磊摄

边关趣闻

不请自来的哨所“邻居”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张照杰

喜马拉雅山麓,初夏冰雪渐融。早饭后,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炊事班长石美林带着几包家里寄来的零食,踏上后山小路。树梢突然传来阵阵啼叫,一只山猴凌空荡荡,蹲在青石板上。

“快来。”石美林笑着扔过去几块饼干,那山猴走近捡起,蹲在石山上啃食起来。这时,几只鼠兔从石缝里探出头,机敏地观察周围动静。

驻守在这个密林中的哨所,官兵每天都与哨所“邻居”亲密互动。

那年冬天,石美林和战友从某哨点归营,脚下一直滑些跌倒。他爬起来,猛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头棕熊。也许是看到官兵受到了惊吓,棕熊突然站起来,嘴里还叨着半截松塔。

两人转身撒腿就跑,一口气跑出好远,躲在一块石头后。看着棕熊仍在注意着他们,石美林灵机一动,轻手轻脚地从背包中取出几个肉包子扔过去,棕熊马上大快朵颐起来,他们才得以脱身。

哨所周围“熊出没”,这次经历让石美林想起来就后怕。此后每次巡逻,他都要额外备点熟食,“万一遇上‘不速之客’,还可以交个‘过路费’!”

棕熊高大威猛,但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。真正需要官兵提防的是林中的“隐形敌人”——马蜂。

“山里的马蜂,蜇人那是真疼。”一次巡逻途经竹林,闫连长不慎触到了林间的蜂巢,一窝马蜂瞬间扑上来。虽然用头盔护住了脸,他的双手却不幸“中招”,肿得像两个馒头。军医帮他用药治疗,肿得像两个馒头。军医帮他用药治疗,

半个月后才彻底消肿。

危险猝不及防,温情也不会缺席。官兵们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土地,也悉心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“邻居们”。

一次,一只山猴从几十米高的树尖失足坠落,哨兵发现时,它正缩在地瑟瑟发抖。官兵们将它带回了哨所,军医检查后发现,它的左前臂骨折,便用夹板为它固定了伤臂。

整个治疗过程,这只山猴都在拼命挣扎。大家将它养在库房,每天给它送去一些食物。那段时间,山猴感受到官兵的善意,虽然始终与大家保持距离,眼神却渐渐变得友善。

山猴痊愈后,官兵将其放归山林。后来,大家在后山设置“爱心投喂点”。吃剩的馒头、节省的水果、自购的零食……每一份餐食都饱含官兵的善良与真情。

如今,前来觅食的“邻居”越来越多。“鼠兔胆子最大,猓猓也常来蹭饭。”石美林娓娓道来,“有时山猴搬不过猓猓,只好躲到树上,嘴里还吱吱呀呀地‘抱怨’着。”

夏天临近,哨所周围好不热闹——野外训练,山猴在林间蹦跳,像是在给大家鼓励;巡逻归营,林间传来猓猓的叫声,像是给大家接风;夕阳西下,棕熊躲在山林深处,像是与哨所官兵一起站岗放哨。

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哨所‘邻居’天天见。”闫连长说,“驻守高原哨所,有了这些动物朋友的陪伴,边防生活多一份暖意、一份乐趣。”

北疆哨所：那些与坚守有关的颜色

■李小健 龙喜涛 本报记者 毕笑天



诉我,能在北疆扎下根的树都是倔脾气,条件越差越要顽强生长。这股不服输的劲儿,就是咱们的底色。”

不服输,首先从刨好一个树坑开始。胡乐志学着班长的样子,挥镐刨向碎石,直到手臂酸得抬不起来,他似乎体会到了扎根戈壁的那种倔强。

不久,一场大风突然席卷哨所,刚种下的树苗被吹得东倒西歪。官兵们顶着风沙抢救,胡乐志跪在地上小心地把树苗扶正,重新培土压实,他对着树苗喃喃地说:“兄弟,咱俩都要挺住啊。”

风停了,郑斌恒望着重新挺立的树苗,拍了拍胡乐志的肩膀:“树都能扛过去,咱们为什么不行?”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面,在胡乐志心里荡开层层涟漪。

那晚,月光照在墙上,胡乐志辗转难眠。第二天,他写下一块心愿牌“风沙吹不倒,初心永不移”,并将这个牌子郑重地系在了自己的扎根树上。自那天起,他像换了个人——主动加练体能,抢着执勤站哨,黝黑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和神采。

初到连队的新兵,各有各的苦与甜:杨文斌刚来时沉默寡言,现在变得爱说爱笑;冯民泽挖树坑磨出血泡,缠上纱布接着干……在磨砺中,他们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扎根节奏:捧起拌了羊粪的黑土不再皱眉,坚守的日子也不再枯燥。

戈壁上一棵倔强的树,背后都写着一个坚守的故事。春风吹过,树上的心愿牌随风诉说新兵的青春誓言——杨文斌写下“读懂戍边的意义”,冯民泽写下“守好北大门”……阳光照在树叶上,地面上斑驳的树影,勾勒出一颗颗坚守的初心。

从“干枝梅红”到“连魂红”——

做一株傲雪寒梅,把誓言刻进大地

树适应了环境,人也在艰苦与孤寂中砥砺前行。一级上士马登国戍边10多年,巡逻路上的每一处“路标”都已刻进脑海。他说:“人跟树一样,只有把根须深深扎大地,才能将枝叶伸向天空。”

马登国也经历过新兵时的迷茫。从迷茫到坚定,在他看来,都是戍边人生最珍贵的馈赠。

10多年前,哨所环境更加荒凉。冬天风雪袭来,官兵骑马巡逻,在雪海中踏出坚守的足迹。那时哨所还没通长明电,漫漫长夜,大家互相讲读过的书,说家乡的故事。故事讲完了,回忆也倾诉尽了,他们就一起坐在那儿,望着天幕数星星。

单调的日子也有色彩。一次巡逻,马登国在雪地里发现一株干枝梅,孤零零立在皑皑雪原上,枝条上缀着

点点绯红。寸草不生的寒冷季节,它却傲然绽放。老兵告诉他,干枝梅总在风雪中盛开,给单调的世界带来一抹亮色。

马登国停下脚步,俯身看着那株干枝梅,心底涌起暖流。他想起老兵退伍前说过的话:“别看这里苦,却是淬炼人的熔炉。把这里守住了,往后什么困难都能扛。”他懂得,戈壁上的干枝梅,原来也有着坚韧的品格。

那年,已晋升军士的马登国带新兵种树,指导员让大家在心愿牌上写下心语。他想起那株干枝梅,提笔写道:“做一个无愧于心的‘许三多’。在坚守中砥砺,青春才有意义。”

《士兵突击》是马登国喜爱的军旅影视剧。他决心向“一个人修出一条路”的许三多学习,每次巡逻都捡些形状规整、大小一致的戈壁石,在营区对面的山丘上摆出一条巨幅励志标语。

每次巡逻休息,他就在岩缝间翻找,把石头装进背包带回哨所。业余时间,他爬到对面的山丘上,认真挑选戈壁石。他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在磨砺自己的心性:“把足迹刻在巡逻道上,把光阴刻进石头里。”

指导员得知马登国的想法后,立即“火力支援”。经连讨论并请示上级后,他们决定在山丘上拼出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的戍边誓言。

一个人的执着,悄然变成战友们共同的追求,越来越多的战友自发帮马登国捡石头。当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八个大字在山丘上摆好,为了让誓言更醒目,大家商量决定,涂成干枝梅那样的红色。从此,这句誓言与干枝梅精神紧紧相连,成为哨所的精神象征。

从干枝梅的红,到如今连魂的红,那抹红色,始终镌刻在官兵心头。

那次连队组织武装5公里越野,冲刺时郑斌恒突然一个趔趄,腿旧伤复发。伴着刺骨的剧痛,他的视线渐渐模糊,但那排红字却像一团火焰在心头燃烧,催着他拼命向前。

如今,干枝梅已成为连队精神的象征。连队训练龙虎榜上也绘着一簇火红的干枝梅,时刻激励着官兵奋勇争先,再创佳绩。

从“荒原灰”到“梦想彩”——

树苗向着天空生长,青春朝着梦想拔节

5月的风拂过哨所,一株株树苗在风中舒展着嫩绿的枝叶,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,与四周的荒漠形成鲜明对比。马登国正带人在山上挖树坑,铁镐与地面的碰撞声在寂静的山坡上格外清脆。他直起腰,擦了擦额头的汗。

这一刻,望着成排的杨树,马登国有些出神——每片树叶仿佛都在诉说战友的戍边故事。那些曾和他一起种

树的人,有的已退伍返乡,有的调往别的哨所,只有这些树还守在这里,与他做伴。

在树荫下歇息时,马登国脑海里总萦绕着一个朴素的梦:有一天,这片荒坡上能长满郁郁葱葱的树林——这不仅是对绿色的向往,更因为这片土地需要树木来抵挡肆虐的风沙。

这些年哨所条件不断改善,无人机、全地形巡逻车等新装备让执勤轻松了不少。“做梦也没想到,连队的戍边条件会变得这么好。”一位退伍多年的老兵回哨所参观时,发出由衷的感慨。

说到自己的梦想,马登国的眼神总是不自觉地飘向远方。他常对新兵说:“每一棵树都是一个兵,一片绿荫记录了一群人的扎根故事,也彰显了一个哨所的精神传承。”

在这片土地上,每一抹绿色都是生命的延续,官兵把青春与希冀一并托付于此,经历着年复一年的轮回。

“育树就是育人。”这是郑斌恒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当年他当新兵时,老班长就是一边挖坑种树,一边给大家讲传承、传经验。如今他成了骨干,仍然延续着这个传统,但是形式有了更多新意。

给界碑描红、红色故事分享会、专业技能比武擂台赛……丰富的活动为传承注入了新活力,让新兵在参与哨所建设的过程中拔节生长。

每当看到新兵逐渐掌握巡逻要领,执勤的眼神愈发坚定时,郑斌恒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如今他的心愿很简单——带出更多好兵。

作为郑斌恒带出来的兵,胡乐志的变化尤其明显。当初那个见风沙就皱眉头的年轻人,如今已能熟练地在戈壁滩上辨别方向,举手投足间透着沉稳。说起梦想,胡乐志答得朴素而真挚:“就想当个好兵。”

刚来时那种无所适从的迷茫早已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对坚守价值的清晰认知。胡乐志常念叨着要精进的本事——新巡逻装备的使用、重点区域的观察、坐标数据的采集……每一样他都记在心里反复琢磨。

阳光下的胡乐志笑得格外灿烂,身后站着他同批的战友,每个人都像他们亲手栽种的杨树一样挺拔,共同描绘出戈壁五彩斑斓的画卷。

春风又度玉门关,哨所官兵依然日复一日重复着巡边站哨的日常。只是那些曾经荒芜的坡地上,绿色正一点点扩大。

风起时,树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诉说着那些与坚守有关的故事。正如老兵所说,因为军人的坚守,戈壁上长出成片绿色,更绽放出五彩斑斓的青春梦想。

图①:新兵们亲手栽种绿色;图②:官兵踏雪巡逻;图③:马登国在营院外的山坡上眺望远方;图④:郑斌恒(右)带新兵在哨楼执勤;图⑤:摆放在荣誉室的干枝梅;图⑥:一名战士认领自己的扎根树。

郭泽光摄

